

【姬屋藏郊】圣诞礼物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373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373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, 发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8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8 Words: 6,401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圣诞礼物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预警：双性、伪站街、车震、跳蛋、cosplay、轻微放置

正经文案：殷郊因为畸形的身体从小备受冷落，在十八岁生日当天，殷郊决定放纵自己来报复家人，没想到却赔了夫人又折兵……

长发美人攻姬发X蜜皮强受殷郊

发疯版文案：磕了姬屋藏娇后被确诊为那英。没错，我精神不正常，我就喜欢强受长批被美攻吃干抹净。你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啊？所以八月份给发郊过个圣诞节怎么了？OOC是我对不大家，我一边磕头一边爬走。

(一)

今晚是平安夜，也是殷郊的十八岁生日。

除了帝乙，没人在乎殷郊的生日。现在帝乙去世，殷郊更是成为了家族的透明人。他是玉中瑕，是美人背上突兀的痣，他是整个殷氏的耻辱——只因他畸形的身体。

在他尚在母亲腹中时，家人其实都在期待他的降生。殷寿拿着DV守在私人产房前，拍摄着他的出生vlog。高清的像素就是笃信圣主的爷爷保住了他的生命，慈蔼的老人握住他皱巴巴的指尖，说也许这是上帝的恩赐。

上帝赐他十八年的歇斯底里。殷郊拼命的健身、骑马、格斗，给自己练了一身强健的肌肉，他要向父母证明他可以是个人。殷郊踩着寒风回到市中心的江景别墅，那个他勉强可以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。以前他都跟帝乙生活在郊区，直到爷爷去世，松木葳庭，灯稀霜露。院子中心的喷泉被薄冰凝成细窄的晶棱，像是恶龙囚禁公主的银链。

屋内却是暖绒一片，壁炉如同雕琢精美的八音盒，温暖的明火是跃动的舞女。挂满彩灯的圣诞树好似笔直站立的锡兵，

铺着镏花餐布的桌上摆满佳肴，银质刀叉闪烁着精美的光泽，刷满蜜汁的火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姜饼人整齐得摆在盘。偌大的餐桌，没有为殷郊留有生日蛋糕的一席之地。

殷郊突然觉得有些冷，平安夜的风带着透骨的寒意，他缩了缩脖子，离开了只属于父母弟弟的“家”。

（二）

殷郊逆行在汹涌的人潮中，路旁林立的店铺播放着圣诞歌曲，红绿交错的圣诞花环挂在昏黄的壁灯上，贴着滑稽的圣诞老人。殷郊漫无目的地走在喧闹的大街上，天色渐暗，凝落几粒轻盈的雪花，被夜风吹乱，纷扬在霓虹灯下。他越走越远，商。看来是进了红灯区啊，殷郊笑了一声。青春期他也有过躁动，他用五指姑娘急切得抚慰自己的小兄弟，刻意忽略那朵多。现如今，殷郊找到了一种报复父母的好方法。他们不是不把他当男人看吗？那天今晚就要去操最低贱的红灯区男妓，来。殷郊搓搓有些冻僵的手，迈步向回荡着黏腻水声的巷子深处走去。

污水混杂着泥土，白雪飘落旋即被染上泥泞的灰，一路上都是交媾的男男女女和令人作呕的腥膻味，甚至有个穿成兔女郎。殷郊皱着锋利的眉婉拒了来搭讪的各色男女，转过巷角，他看见一粒明灭的星子。

纤白的手指夹着一根细长的香烟，燃烧的烟芯如同伊甸园毒蛇猩红的竖瞳，诱惑着殷郊去采摘禁果。

殷郊忍不住走上前去，借着路灯他终于看清了那双手的主人。修身玉立，深邃的五官如同造物主最精美的雕刻，浓墨般。“你一晚上多少钱？”殷郊摸上那双修长白皙的手。容貌昳丽的男人歪了歪头，好像不理解殷郊在说什么？

“我问你一晚上多少钱？你不就是出来卖的吗，这都听不懂吗？”

美得雌雄莫辨的男人轻笑一生，他掸了掸烟灰，踩灭烟头，覆住殷郊的手问：“你要包我？”动听的声线如同昆山玉碎。

“不是包你，就睡你一晚。”殷郊想抽出手，却不曾想看着柔弱的男人腕力却出奇的大，常年健身撸铁的殷郊竟一时也抽不。“好啊。”艳绝万物的美人脸上露出一个宛若海棠泣露般的笑容。

（三）

殷郊生涩的吻落在美人的薄唇上，秾丽的男人就连唇形也这么好看，像两片娇艳的玫瑰，带着薄荷烟草的清凉。

殷郊因为畸形的身体从没谈过恋爱，浅薄的两性知识仅来自于马赛克横飞的岛国动作片，他不得章法的吻着眼前的美人。“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姬发。”小美人亲了亲殷郊的嘴角，一双凤眸仿佛要沁出水来。

殷郊撇撇嘴，反正就是打一炮，过了今晚依旧是陌生人，怎么还做起自我介绍了。他的手伸进姬发的驼色风衣，隔着毛。靠，这小鸭子身材还挺好。殷郊忍不住腹诽。姬发似乎感受到殷郊的片刻失神，他低头吸住了殷郊的舌头，纤长的手托。“妈的，懂不懂规矩，你就负责让我爽就行了。”

“让你爽？”姬发咬了咬小拇指，“乐意至极！”

姬发一只手捧起殷郊的后脖颈，俯身覆上了殷郊干燥的唇，另一只手钻进卫衣里，摸着殷郊的侧腰。那只手冰凉如玉，。到底谁睡谁啊。殷郊想挣脱桎梏，没想到看起来纤瘦的男人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，他被牢牢箍在姬发怀里，一团炙热撑。姬发拍了一把殷郊饱满的臀肉，“太冷了，我们去车上。”翻身将殷郊抗在肩膀上。被修身风衣藏住的瘦削肩膀轻而易举的。路过巷口时，正趴在“兔女郎”身上驰骋的男人抬起头，向他们吹了一个揶揄的口哨。

（四）

直到殷郊被放进巷口停发的一辆车里，他都处在发蒙的状态，明明是他出来嫖鸭子，现在怎么被鸭子抗车里了？到底谁。姬发脱下风衣，看了一眼失神的殷郊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清悦的声音打断殷郊的迷惘，借着车内明亮的灯光，殷郊才。

闪烁的星空顶宛若流动的银河，殷郊感觉自己仿佛沉醉在漫天星辉中，他躺在被放倒的车椅上，接受着姬发细密的吻。直到姬发的手落到他的腰际，殷郊才反应过来，他剧烈得挣扎着，像是落入荆棘陷阱中的野兽无助的嘶吼。但是姬发臂殷郊将手臂横在眼睛上，他在无声的哭泣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内心升起一种报复的快感，父母藏了十八年的秘密终于被发殷郊像是在陷阱里濒死的兽，被猎人剥开兽皮，露出内里淋漓的血肉。

汹涌的畅意冲刷着殷郊的四肢百骸，他整个人都在发抖。

“好美……”

耳畔传来姬发痴迷的声音，殷郊有些错愕，下一秒他的手臂就被拿开，亮光冲进他的世界，他看见姬发撑在他身上，狭那汪被藏了十八年的蜜穴如今暴露在灯光下，花唇紧闭，无助的瑟缩着。“宝贝，我可以舔这里吗？”姬发朝稚嫩的花穴吐“什...什么……”尚未反应过来的殷郊，就感觉被刻意忽略多年的花穴处覆上了一条温热的舌头。姬发高挺的鼻尖抵在只露被冷落的花穴哪里受得了这个，殷郊只觉得一股奇异的酥麻从会阴处漫开，他的腰忍不住发抖。他艰难抬头，只看到姬空虚的花穴叫嚣着渴求更多，穴道自发蠕动着，嫣红的穴肉渗出蜜汁，狭窄的花穴盛不住淋漓的汁水，在穴口处汇成甜姬发只在穴口处来回打圈舔舐，粗粝的舌肉死死贴住微张的蜜口，堵住淋漓的淫液，娇嫩的花唇泛着一层水光。阴蒂彻“啊...啊唔——”极度爽利的穴口和空虚无比的穴道，像冰与火般撕扯着殷郊，他忍不住用腿夹住姬发的头，酥麻的腰高但姬发却收回舌头，生生斩断殷郊差一丝到顶的高潮，殷郊急促的喘息，睁着眼睛迷蒙的看着姬发。姬发手指摸了摸嘴殷郊下意识含住姬发的指尖，收缩腮帮吸着姬发纤长微凉的指节，几乎将整个食指都吞进去了。姬发眸色一暗，从驾驶之前崇应彪笑他是禁欲的修士，有次酒会过后把这盒跳蛋塞进他车里，说希望能早日让他排上用场。

姬发扯了一张消毒纸巾，仔细的将跳蛋擦拭一遍，他伸出中指伸进殷郊紧热的花穴里，大拇指一边按压阴蒂，一边曲起跳蛋是个U形连体的，带螺纹的圆柱进入内里，贴契得照顾到每一处褶皱，外置的壶状小嘴则严丝合缝卡住阴蒂。

两个高挑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狭窄的车里尽兴，姬发转进主驾驶，他摸摸殷郊潮红的脸，愉悦的说道：“回家再让

(五)

平安夜，川流的车辆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，路旁是熙攘的人群。他们或好奇或艳羡的打量着这辆豪车。虽然外面看不到高频的壶口猛烈得吸着娇弱的阴蒂，震动的跳蛋卡主穴口，在安静的车厢内发出嗡嗡声。车内开着暖气，殷郊的额头早姬发单手开车，另一只手把玩着跳蛋的遥控器，时快时慢的震级磋磨着殷郊软烂的穴肉，殷郊死死咬住牙，还是有压抑终于挨到车辆入库，姬发停好车，扯出快没电的跳蛋，用风衣包住无力的殷郊，朝着不远处的雕甍绣槛走去，穿过白玉明亮的室内铺着厚厚的羊绒地毯，暖气熏染着丝丝檀香。姬发将殷郊抱到床上，摆成跪趴的姿势，不知从何处掏出一个姬发拍了拍殷郊紧实的蜜色臀肌，俯身在殷郊耳边说道：“调皮的小鹿，不去帮圣诞老人送礼物，怎么跑到这里来勾引人殷郊脸上飞上一抹绯红，他愤怒得转头，想要给姬发来一记恶狠狠得眼刀，却只见炫目的灯光下，逆光的姬发美得宛若姬发人长得美，与他身材不服的粗长阴茎也如同一柄青玉，粉红的龟头宛如剥了壳的鸡蛋，带着清凉烟草味的吻落到殷初经人事的穴道紧致温热，死死箍住暴着青筋的柱身，姬发被夹得寸步难行，他覆在殷郊宽厚的背上，含住殷郊的耳垂姬发只觉得原本青涩的穴道变得顺滑，他浅浅的抽插几下，穴口变得更加软嫩，紧缩的嫩穴敞开了炙热滑腻的肉道，吸“呼——小鹿好会夹鸡巴，啊……不听话的小鹿就应该被鸡巴狠狠惩罚。”姬发狠命撞着殷郊饱满的臀肉，恨不得将两个囊殷郊只觉得魂魄都要被姬发撞散了，鲜少自渎的阴茎在姬发玉白的手里涨大抖动着，想要射精的欲望混杂着阴穴灭顶的

(六)

殷郊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刻苦锻炼出来的肌肉拧缩着，压迫着花穴狠狠箍住姬发炙热的阴茎。肉柱上暴起的青茎紧贴着被肉穴被捣弄的啧啧作响，飞溅的淫水落在姬发白皙的腹肌上，快速进出的肉茎上渡着一层泛着光泽的水膜。殷郊紧实的肌肉被姬发的手指揉捏着，抑制不住的涎水渗进柔软的枕芯，他的腰越陷越低，腰窝里盛着晶莹的汗水。姬发伸开腿，姬发束发的头绳早在凶狠的律动下散开，泼墨长发散在殷郊汗湿的背上，像软毫毛笔一下下抚过敏感的皮肤。殷郊被姬发紧紧地箍住，姬发皱着好看的眉峰，连带着眼尾的红痣都上扬几分，他纤白的手指抓住殷郊蜜蜡般的臀部，饱满的臀肉从白皙的指缝中挤出。殷郊被姬发弄得喘不过气，他低哑地呻吟着：“唔...啊.....你，你怎么.....啊...还不射.....”殷郊的呻吟被姬发撞得支离破碎。姬发双手横过殷郊的胸膛将他抱起，两腿夹住殷郊的腰，姬发调整姿势，跨坐在床边，分开殷郊修长的大腿，将殷郊的双手交叉在背后，像是握住圣诞鹿车上的缰绳一般箍住殷郊的腰。姬发舔了舔上唇，果然放停了。殷郊刚刚射精的花穴十分空虚，他用力收缩花唇夹了夹姬发粗胀的肉柱，但姬发依旧纹丝不动。殷郊咬了咬嘴唇，最终还是没有射出来。姬发只觉得下身像被羽毛拂过，主动的殷郊让他呼吸更加粗重，他满是情欲的眼睛死死盯着殷郊，如同恶龙死守洞穴的守卫。“这么慢，天亮了礼物也送不到。”姬发拍了一下殷郊的臀肉，握紧殷郊的双腕，疾风骤雨般抽送起来。精壮的腰身一下重一下轻，殷郊的花穴被粗胀的肉茎蛮横撑开，酸麻的穴肉不知餍足的裹着粗红的肉柱，酸麻的穴道喷着清亮的淫液。姬发越骑越深，龟头抵着殷郊的子宫口。

(七)

姬发搂着满身青紫爱痕的殷郊，倚在床头抽烟，汗湿的碎发贴在额头上，眼尾的红痣在缭绕的烟雾中愈发媚得勾人。殷郊被姬发弄得喘不过气，他低哑地呻吟着：“唔...啊.....你，你怎么.....啊...还不射.....”殷郊的呻吟被姬发撞得支离破碎。姬发双手横过殷郊的胸膛将他抱起，两腿夹住殷郊的腰，姬发调整姿势，跨坐在床边，分开殷郊修长的大腿，将殷郊的双手交叉在背后，像是握住圣诞鹿车上的缰绳一般箍住殷郊的腰。姬发舔了舔上唇，果然放停了。殷郊刚刚射精的花穴十分空虚，他用力收缩花唇夹了夹姬发粗胀的肉柱，但姬发依旧纹丝不动。殷郊咬了咬嘴唇，最终还是没有射出来。姬发只觉得下身像被羽毛拂过，主动的殷郊让他呼吸更加粗重，他满是情欲的眼睛死死盯着殷郊，如同恶龙死守洞穴的守卫。“这么慢，天亮了礼物也送不到。”姬发拍了一下殷郊的臀肉，握紧殷郊的双腕，疾风骤雨般抽送起来。精壮的腰身一下重一下轻，殷郊的花穴被粗胀的肉茎蛮横撑开，酸麻的穴肉不知餍足的裹着粗红的肉柱，酸麻的穴道喷着清亮的淫液。姬发越骑越深，龟头抵着殷郊的子宫口。

殷郊错愕的抬头，黑亮的瞳孔闪烁着不可思议。“你怎么.....”

姬发轻笑一声，起身在床头摸索几下，摆着靛青釉瓷瓶的雕花黄木柜挪动几分，露出一个暗格。暗格顶亮着一盏内嵌灯，姬发拿起木盒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是一个麦秆折成的圆环，泛着暗光的麦秆显明这个圆环有些年岁，但是主人将他珍藏在身边。姬发记忆如汹涌的潮水向殷郊奔来，被遗失的过往如同拨开的迷雾。在他六岁那年，得知母亲再次怀孕的他心情低落，帝乙为了安慰他，带他来到教堂。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花玻璃笼住受难耶稣的雕像，爷爷与季历在虔诚的祝祷。年幼的殷郊有些无聊，他踩着折射的细碎的光，看到一个长发的孩童站在麦田边，白鸽落在他的肩膀上，眼尾的红痣在阳光下炫目。

“小时候你不爱说话，还留着长头发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孩。”殷郊把玩着圆环，再次陷入回忆。后来帝乙要带殷郊回宫，姬发不舍地拉着他的手，殷郊却只是摇头。姬发解下殷郊头顶的麋鹿发箍，一双眼睛温润似水。

“姬发，你知道的，我.....我是个怪胎.....”殷郊越说头越低，声音呐如蚊蚋。

姬发低头吻住殷郊，目光灼灼得盯着他，小心翼翼得将麦秆指环套进殷郊的无名指。“殷郊，我爱你，包括你的一切。你出生的那天，是十二点的钟声敲响，皑皑的雪花翩然落下，唱诗班在江边吟诵着圣主的降诞，天使赐予众生神的恩谕，错过的命运终将到来。”

(全文完)

(一点碎碎念：关于姬发的麋鹿发箍，埋了个伏笔。殷郊在街上走的时候旁边有人免费送发箍，姬发的发箍就是这样来的。)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